

末世紀的呼聲

作者: 奇點

Powered by [紙言](#)

1. 末世紀的呼聲

又下雨了。

「你真的要走？！」Theo聲嘶力竭地咆哮

「嗯」曉晴冷冷的道。

「就因為我家道中落，連妳也遺棄我？！」

全世界都可以鄙視我，恥笑我，遺棄我，不要緊；只有妳是不可以遺棄我的，妳知道嗎？！妳就是把我整個世界都燃亮起來的人，妳走了，教我還有任何存活下去的意義？」

此情此景，已教人分不清他臉上流的究竟是眼淚抑或雨水。

雨，一滴一滴，狠狠地打在他的臉上，就如他現在所承受的打擊一樣，痛入心扉。他的怒火，驅使他以凌厲的拳風，一拳打在街道的燈柱上。

「妳的家道中落，我也很遺憾。。。或者這樣說吧，妳今天未必不明白我的苦衷；他朝你便會明白。

即使你的世界塌下來，並不代表你可以冠冕堂皇的去怨天尤人，自暴自棄的。太陽還是照常從東邊升起。日子還是照樣過，就算沒有我，你，也照樣要過日子。」

曉晴低下頭冷冷的道，她烏黑的秀髮遮蓋住她的靈魂之窗，讓Theo猜不透她的心思。說罷，她便轉身離去。

Theo 追了上去，緊緊抓住她的手。

「難道我們的感情真的這麼脆弱嗎？！我自問沒有傷害到你，你為何要如此狠心？！」

從我認識你的第一剎那，我一直認為妳是一位脫俗的女子，既有黃蓉的聰慧，又有任盈盈的心細如塵，加上有著高圓圓和唐嫣混合的娟好容貌，我才為了你，忘了愛所有人！

為什麼我會落得如此收場？！為什麼？！」

纖弱的曉晴使出九牛二虎之力，狠狠地甩開他的手，然後飛快似的往前奔跑。

只見過了沒多久，她便躍上一部的士，絕塵而去。

Theo則跪在原地，失聲痛哭，任由雨水鞭打他的臉。

這是他最後一次看見曉晴，他以為。

儘管夜幕早已低垂，可是深夜的中環脈搏依舊震動著，車水馬龍不減，加上滂沱大雨，今夜的中環好像一曲雜亂無章的交響曲。

對於Theo而言，此刻他的腦袋一片空白，但內心的世界卻早已崩塌下來，黑色一片。

過了一個小時後，Theo重拾清醒，終於站起來，慢慢地從中環離開，回到他於舊山頂道的大屋，

那個很快不再屬於他的家。

回到家後，正當他寬衣解帶去睡覺時，他看見他的書桌上有一封信。

信上寫著《冥想 HC》。已經哭模糊雙眼的他，也不欲深看信封的字，便躺在床上。

他徹夜難眠。

他不敢相信，他的人生於一個月內有著這麼大的轉變。

本是天之驕子的他，貴為富三代，理應生活無憂，有著美國萬通尊貴的黑卡，駕駛者一架拉風的保時捷918

spyder，於舉世聞名的投資銀行做分析員，又有一個把了十年才把到的醫生女朋友，加上俊朗不凡，風度翩翩的外表，可謂教人神魂顛倒。

可恨命運弄人，他那恨鐵不成鋼的老爸竟然擅自挪用家族公司款項去投機與投資銀行對賭，本該只是賠了公司而一切個人資產可以倖存，想不到，他竟然笨的以私人名義去擔保！

結果，時不利兮驂不逝，老爸賭輸了，只好變賣一切個人的財產去還債。

而他被晴甩掉的那一天，正是他的老家大宅被銀行拍賣前的兩天。

更使他不可相信的是，本來一個星期前還躺在他枕邊，跟他唧唧我我的晴，竟然跟他說分手！

那股熟悉的溫度，那順滑的秀髮，那股淡然卻充滿著檀香的Burberry香水，那雙充滿靈氣而又水汪汪的大眼睛，恐怕以後再也不會屬於自己。

想到如此種種，不禁歎一口氣，便到客廳踱步，梳理思緒。

想著想著，煙癮剛起，便不禁到窗台，依傍著欄杆，遠眺維港，燃點起一支陪伴自己走過青蔥歲月的黑曼。

當煙圈從自己的肺部緩緩吐出，他不禁想起一句歌詞：

「誰天生擁有一切嗎 誰天生喜愛聽到假說話」

回想以前，家族雄風尚在時，

雖不能稱之為呼風喚雨，但至少酒肉朋友和阿諛奉承之人肯定不缺，把自己捧為朋友圈之中的天之驕子，見這群「朋友」比家人還有多；

可想不到，當上天奪走他手中的一切，果真一切如夢幻泡影，這群人離他而去，並視他如陌路人，怎能教人不心酸？

他又想，這能怪誰？

誰不喜歡天生就擁有一切，並每天都聽到虛情假意的客套說話呢？

再想到還有兩天，便要可能搬到深水埗時，他決定不再流淚。
他緩緩的抬頭望向天穹，再緩緩的吐一口煙，暗自發誓「若果我此生不能再次回到這裡，我便枉為李氏男兒！」

回到廳裡，可能太累的緣故，他終於倒頭大睡。夢裡，他迷迷糊糊的看到了一個人，一個他景仰已久的人－葉榮添。

「先生你可是葉榮添？！」

「正是。小兄弟，我來是想告訴你，你的一生人是要為他人創造希望的。
至於如何創造，就看你自己的造化。
對了，你醒來後好好把書桌上的信封好好讀一下把，以免悔恨終身」

「添哥，不要走！你跟我解釋清楚你這番話是什麼意思！你能否為小弟指點一下迷津？」

「小兄弟，答案早在你心中。我要走了。」

Theo馬上從夢中驚醒，狂奔到書桌。

「冥想？HC？」他不禁思量究竟是誰寫這信。

「HC 應該是曉晴，那麼，為什麼主題為冥想？meditation？」

「如果 日後仍然想念你...」

2. 冥想

3. 乾卦

於易經裡，乾卦，乃第一卦，六爻皆為陽，有乾為天之說，陽氣萬分之重。

「上九:亢龍有悔。」

這正是李家的命運。

由三代前開始於香港取得舉足輕重之位，慢慢殞落。

莫非這一切代表李家氣數已盡？

還是他們命不該絕，而這只是亢龍有悔之象，之後會再次像龍一樣，直躍九霄？只有天知道。

過了兩個小時後，他們終於到了他們位於深水埗的新居所。

他們一下子由社會財富階層的頂尖，下降到底層。

這刻，他們只有認命之份。

Theo 拿出500塊給運輸工人，想不到，卻換來粗言問候。

「屌你老母，你咁搵有錢你比5舊水我？你當我咁搵野啊，你只狗？！屌你個臭西，你唔掂都唔係咁搵樣啦白頭仔！你平時玩女都起碼五萬起跳啦！pu你啊摩！起碼都五草野啦下話！」滿身狼紋身，一頭金髮，頂著一個大肚腩的運輸工人大喝。

「屌你，要就要，唔要算搵數！你唔要你就白做！我淨係得咁搵多係身！」Theo回嗆。

「唉，頂你個肺，五舊咪五舊咯，好搵巴閉咩！你估你仲好似往日咁咩，屌你，你一家宜家都係住深水埗，唔搵係深水灣啊，戇搵鳩！」

「仔，唔好同人嘈啦，搬野啦」Theo的媽媽嘗試打圓場道。

經過數小時的搬運和打理後，他們一家總算在一個200尺的天台籠屋安頓了。

然而，很快就1600，他們一家又要去梁氏集團找汪霸探個究竟。

沒有了司機駕著Maybach的接送，他們只有跟一般人乘地鐵到位於中環長江中心旁的舊中銀大樓，現易名為梁氏集團的大樓去見汪霸。

想不到，汪霸早就於他們公司頂樓的conference room 恭候。

「Let's just cut the BS。
宜家我代表梁氏集團提出以每股26元收購你地三個人於公司80%的股份！」

「\$26?! 你high搵大左啊？我地宜家公司股價衰極都值\$160！」

「喂，你宜家有小小錢落左都算係咁啦！
你阿爸單野，賣間屋都只係夠比息咋！我地收購你公司，幫你搵起條數，你地又有錢袋，算係咁啦！
本來你地金文個rm話直接賣撚左你地公司d股票，收翻d錢，然後
搞唔掂嘅就一路告到你地公司俾得起錢為止。唔係我地公司，你宜家渣都無啊，世侄」

「爸，你老實同我講，你係咪真係淨係抵押左間屋？點解金文個rm話要賣埋股票？！
你係咪押埋我同阿媽d股份？」

只見Theo老爸老淚縱橫，聲淚俱下。

「係！我對你地唔住！我對屋企唔住！我比人坤先敢做，我見其他人都玩呢d
ELN，賺好多，唔執輸咪咁做！點知越輸越多，我唔甘心，把幾火咪所有野都做抵押！
你問心，你阿爺，阿嬤，有無當過我係接班人？！無啊！
淨係識得讚你幾叻，幾叻，咩q都落你名，仲用班老而不死泥架空我！
宜家風吹雞蛋殼，財散人安樂！」

想不到，原來兩父子之間，也可以有深如鴻溝的心結！
果然，權力和金錢絕對使人腐化，連帶天生的父愛也腐化掉。

Theo此刻七孔冒煙。

他萬萬沒有想到，他們家族的榮耀竟然斷送在自己最親的人的愚昧上。

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就像超級撒亞人一樣，一拳打在會議桌上。

「我估唔到你係d咁既人！我係你個仔黎架！！！」

「你地做完馬騮戲未？咁簽定唔簽？」汪霸大喊

「你真係會比錢？！」

「白紙黑字，無花無假！就算係呢你咁又點撚樣？Huh? 你呢d死窮人有錢告我咩？You are just a
fucking pleb now！」

Theo生平也從未受過如此大的恥辱，不過，為了日後能光復家族的榮耀，他告訴自己，必須要做到
潛龍勿用！

正如已故四大探長藍剛所言，「忍無可忍，仍須再忍！」

他深呼吸一下，然後淡淡地說，「好，我簽。」

「Give him the bloody contract.」

在仔細檢視過合同後，Theo將筆一揮，總算為這單醜聞寫下句點。

可是，倒楣的他，事情又豈會那麼順利？

「你簽左我好開心，但係，世侄，如果你唔應承我做呢樣野，我唔會過數，等你地一家跳樓搞掂條數。」

「好，你講」

會議室的空氣忽爾靜默了。只見此時，
汪霸徐徐地打開自己褲子的拉鍊，慢慢把自己那細小的陽具掏出來，然後往自己的皮鞋灑了一泡尿。

「Oh apologies for pissing myself. You mind licking my pair of John Lobb, you pleb?」

「You what?!」

「Do as I say or found yourself in afterlife once the banks start haunting you plebs about paying off the debts」

Theo萬萬沒有想到，汪霸竟然會提出如此要求！
此事，只見他的父母跪下來，淒厲地哭求到，「我地幫Theo瀨！你唔好難為Theo！」

「有話叫你地咩？！我要Theo瀨！」

「爸，媽！唔好跪呢d人！我瀨！」

在場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他們萬萬料不到Theo竟有如此勇氣，把自己作為人類的尊嚴拋諸腦後！

只見Theo徐徐跪下，閉上雙眼，用舌頭大幅度地在皮鞋上面瀨，就像狗一樣！

每瀨一秒，他的怒火也同時幾何級數的上升，可是，他腦海裡卻傳來一把謎一樣的聲音，「潛龍勿用」。

那把迷幻的聲音卻使他的怒火一下子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同時，他的父母已經控制不住情緒，崩潰嚎哭了，教人心酸。

「瀨完啦，我走得啦？！」

「走？可以，你係我春袋下面，爬住走出個門口的話，我聽日內即刻比全部錢你！」

想不到，Theo還要經歷比韓信更不堪的胯下之辱。

可是，為了生存，他告訴自己，他必須要跨過。

一個人只有把自己的自尊徹底摧毀，才能成為一個更強的人。

因為，他已經把最重而最無謂的包袱- 自尊，拿下。天底下有什麼比一個無所畏懼的人更可怕？

最後，Theo如汪霸所指示，跨過他的褲浪，爬出去會議室。

一家人在回家的道路上，大家都默默無言。

也是，有誰願意提剛才會議室那不堪回首之恥辱呢，畢竟家醜不外傳。

在回家的途中，他們到燒味店斬了一些料，加上一盒白飯，便回天台籠屋吃飯。

從以前一星期三次到嘉麟樓吃山珍海味，變為現在和一般星斗市民斬料吃晚飯，心中固然五味雜陳。

飯後，三人各自梳洗一下便在這沒有瓦頂的屋裏睡覺，要為天氣的變化和未來的生計而擔憂。

翌日，Theo一大早便起床，準備回到公司。

沒想到，他輸入密碼，卻不能進入辦公室。

他再拿職員證，只發覺嘟嘟聲響。那一刻，他知道他已經被裁掉。

「屌！」

他對著那道熟悉的玻璃舉起中指，抒發了自己的憤怒後，便頭也不回的搭升降機，回家找工作。

沒想到，他今天還要接受一個更大的噩耗。

在回家的地鐵中，他收到父母打給自己的電話。

「仔！我地對你唔住，連累左你大好前途。你要記住，重振家聲靠你架啦！要堅強！我地為人父母，有你呢個仔，都算此生無憾。原諒我地飲唔到你未來老婆杯新抱茶，我地走啦！」

「爸！媽！」只見此時，電話的另一邊傳來「澎！」的一聲。

到過警處認領屍體後，他一個人便著手搞葬禮和喪禮。

他只是十分平淡的為自己父母搞了一個體面的喪禮，以前那些跟父母在名媛圈稱兄道弟，義結金蘭的人，一個也沒有到來。只有三數個遠房親戚和Theo的朋友前來獻上敬意。

披麻戴孝，做完儀式，看見自己的父母從昨天兩個有血有肉的人到這刻化為兩瓶骨灰後，他忍俊不禁，流下男兒淚。

雖則男兒有淚不輕彈，可是，這一個月在Theo身上發生的，又豈非一般人能夠承受？

吃過晚飯後，他一個人去到他阿嫲於寺廟裡的骨灰庵前，向阿嫲稟報這一個月所發生的一切，然後便靜靜地在寺廟的階梯上坐了一整晚。

他躺在廟宇的階梯上，凝視著自那漆黑的夜空，究竟經歷過這麼多磨難後，孤身作戰的他，又該如何是好？該認命還是繼續奮鬥？

此時，天地間雖然一切平靜，可是，在Theo
心中，一股龐大得足以翻雲覆雨的能量已靜靜開始醞釀。

4. 藍雨

經歷過連串浩劫後，Theo 痛定思痛，開始為自己的未來盤算。

他想起以前讀過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也想起瑯琊榜裡林殊如何以梅長蘇的身分及在江左盟的身分作為幌子下，潛伏十年，一報赤焰軍冤案之仇。

所謂大隱隱於朝，小隱隱於野，要重振家聲，就必須潛伏在人們的視野外。

時間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他最壞的敵人，皆因這個計劃拖的越久，敵人（梁氏集團）的彈藥也會相對增加。

他決定，他必須以借力打力之法去草船借箭。

更重要的是，必須敵在明，我在暗，方能有取勝之把握。

故此，他必須淡出「中環人」的視線，才可以放心的招兵買馬。

雖則這一路注定會荊棘滿途，稍一不慎便會陷入萬劫不陷之境，可是，此時此刻，所有包袱都沒有的 Theo，何足懼哉？

他跟自己說，明天，他就會去附近的一家證卷行開始尋找工作。

復仇之路，正式展開。

翌日，烈日當空，雖則 Theo 成竹在胸，可是他也不敢怠慢，穿著他僅存的 Zegna 西裝去大角咀永恆證券行找工作。

他把自己的鬍子剃掉，梳了一個 all-back 頭，噴了那支一支陪伴著他的 Burberry 古龍水，便出發。

0830，只見位於大角咀的永恆證券大堂依然空無一人。

「先生，請問有咩可以幫到你呢？」一位穿著永恆證卷的中年女職員問。

她那棚充滿「煙屎」的牙，已經教人想把早餐吐出來。

不過既然有求於人，Theo 就尚且忍耐，報以微笑道「你好，我想見你地總經理，容生。」

「噢，先生有無預約？」

「無，但你話比容生知，大地公司司徒小姐個孫到左」

「好，請稍等」

只見那中女不敢怠慢，戰戰兢兢的敲了一下門後，不過一會兒，極像彌勒佛得容生便出來。

「喂！Theo仔，好耐無見！入黎我房傾！」

Theo 便徐徐跟著容生進入房間。

Theo對於容生的印象只停留於以前孩提時代還住在舊山頂道時，每次農曆新年容生都帶著數個西裝男女上阿嬤家拜年，並且帶了很多果籃，零食，他們全部對阿嬤都帶著一份敬意之心。

「容生，你記得我就好啦！相信你都知道我屋企d野啦 ...」

「我知 ... 唉，節哀順變啦，錯不在你...」

「其實我今日你係上你賣一個人情比我，應該話比我阿嬤」

「請講，能力範圍做到我一定做，無你阿嬤，就無我，所以我一定幫！」

「我想要一份證卷經紀的工作 ... 唔使gc，比份同最低工資差唔多人工既老底我就得」

「呢個唔係問題，但以你quali，大可以去中環做啊，使咩黎我地到呢？」

「你都知我宜家咩都無，翻中環咪棧顯世 ... 你又唔係唔知班人幾白鴿眼 ...」

「都係姐，咁啊，好啦無問題！」

「多謝容生，我仲有一個要求，就係唔好幫我申請翻證監牌」

「唔申請你點開工啊？」

「拿，見大家咁多年交情，講白d，我淨係要個經紀銜頭，其實就自己渣鑊鑊，炒自己錢，咁得唔得？」

「原來係咁 ... 唉，既然你開到聲，又念在你阿嬤對我提拔之恩，好啦。」

「多謝容生！」

「咁我宜家帶你去豬肉房啦」

「係，無錯；哇，宜家你地用terminal？仲有，我可以leverage幾多？」

「係啊，自從比新加坡佬收購左之後，我地公司都升左格啦；leverage果d野，暫時都係500%」

「正，都話無揀錯地方！500% ... 好，咁我唔阻你！
所謂滴水之恩，湧泉相報，他日我擺返我應有一切，一定唔少得你地公司！」

「好·好·承你貴言！」

0930, 港股正式開始交易，Theo的戰幔也正式開始。

不幸今天市況淡靜，成交冷淡，所幸Theo也不是心浮氣躁之人，沒有因此而失去方寸。

只見他整天不斷的在發掘研究公司，建立screener，為日後的戰爭打下紮實的基礎。

他下班前，查一查銀行戶口，

汪霸果然把收購所需的款項存進戶口，汪霸這樣算不算是良心未泯呢？

此後的三個月，市況依舊淡靜，北水再不像以前那樣，以滔滔不絕之勢流下來。

恆指依舊徘徊在23000點至25000點之間。所幸環球估值尚算便宜，Theo也逐漸建倉。

現在，他的生活也依舊是：上班 -> 到康文署運動-> 回家。

三點為一線的平淡生活。

日子雖然平淡，而且孤單，但是這種平靜正是Theo所需，也是久違的生活。

想起以前每天下班後的應酬，聲色犬馬，燈紅酒綠，紙醉金迷，回家還曉晴不時起衝突，想起前塵往事，Theo只覺得以前的自己十分可笑，悔恨也慢慢從心底擁了上來。

忽然，電話的震動打斷他的思緒。

他看到一條沒有電話號碼的訊息來電。

「今晚 2300 回到最初的起點。你眼中的蘋果」

他看看時間，現在已經2230。

糟糕！他不只是有三十分鐘的時間嘛？慢著，是誰玩這樣的惡作劇呢？

「最初的起點，我眼中的蘋果？」他喃喃自語道。

「我眼中的蘋果，不就是蘋果和iPhone嗎？

我女性朋友中沒有叫Apple的 ... 眼中的蘋果.... apple of my eye?!

這不是《那些年》的英文譯名嗎？Apple of my eye ... 莫非是曉晴？！

無可能... 算啦，去左就知道！最初的起點 起點... 屌，咪就係滑銀九龍中學禮堂？」

他想也不想，便馬上換衣服，飛奔到樓下載的士。

下樓以後，才發現開始下起綿綿細雨。

「屌，無帶姐... 濕擦曬，屌，唔擦驚！Is I but 啦！」

「司機，唔該去九龍滑銀，快馬，唔該！」

「得啦細佬，你咁幹幹住去投胎咩屌」

所幸不需一會，他便到達滑銀學校。

只見門外坐著一個帶冷帽而且瘦骨嶙嶙的女人，獨自在顫抖著，教人楚楚可憐。

Theo馬上跑上去，拍拍她的肩膀，說「小姐，呢場雨都唔細，你等緊人？」

當那女子回頭，還未開口時，Theo已經驚呆了！

眼前這女子，雙頰無肉，氣息虛弱，若非那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和那條於女孩子裡極罕見的劍眉，加上那飽滿且闊的額頭，他真的認不出那是曉晴！

「係，我等緊你」

「晴，究竟發生咩事？！點解三個月入面，你就變成咁樣？！你話我知啊，我好累，我無心機再咁啦！！」他緊緊的抓住她那比三個月前更纖弱不堪的雙臂，著急的問到。

「不如...咳...咳.... 我地去避雨先啦，咳 ... 咳.... 」

「好，好，我地去對面麥記避雨！仲有，你著我件襯衫，唔好冷親！」

未待她張口回應，他便純熟地把襯衫脫下來，披在她那弱不堪風的身軀上，然後便示意她爬上自己的背上便啟程。

路上，他們倆沒有說太多的話，可是燈火通明的街燈，彷彿為他們倆的關係重新注入新的力量... 在「灰灰的天空空的街千串細雨點」的晚上，這情景顯得格外有詩意。

進入麥記後，Theo點了一杯齋啡，並為晴點了一杯麥旋風。他知道，這將會是個漫長的夜晚。

「做咩無啦啦txt我？」Theo首先打破沈默。

「我，咳。。。咳。。。我想同你講，我有左絕症」

「絕症？！點會咁架」

「你知道我屋企人早半年搬左去梁氏集團新起個樓盤，美詩樓，我住左三個月之後，發覺自己身體機能衰退得好快... 於是，我叫同事幫我睇，同事話我身體有異常大量受輻射感染嘅細胞，導致我感染左急性白血癌，所以我同你嘈交講分手個日，其實就係我知道自己有cancer 個日！

之後，我就去做化療，但點不知越做越差。醫生話，我宜家得翻一個月命。」

「又係梁氏...」

「其實我真係唔係想同你講分手架，我講完我個心都好似裂左一萬舊... 咳... 咳... 你...你會原諒我嗎？」

「唔好講咁多先，食完之後，你返屋企，執passport，行李，同埋藥，我地0530機場見。」

「機場？去做咩？」

「我想陪你渡過你人生最後一個月。。。就等我為往日嘅過錯補償，我相信呢一個月，會係我人生最開心一個月」

「咁你份工呢？你唔驚被人炒？」

「放心，我宜家呢到好自由，我會打電話比老世解釋，唔使擔心。聽日我地慢慢講」

說罷，他們兩人的淚線已經崩提，相擁而哭。

此後，Theo便護送著晴回娘家拿一下passport。

在車程上，筋疲力盡的晴便小鳥依人地靠在Theo的肩膀上。

他也懶得破壞這種氣氛，只管默默地撫摸著她的臉龐，摸到她那稀少的頭髮時，想到她化療的痛苦時，心裡不禁一酸，晴呀，你又何必這樣傻，獨自去面對呢？

到家後，只見她的媽媽也病得十分虛弱，但是依舊精靈的她也十分通氣，二話不說便拿了passport給晴，並祝福我們。

至於她老爸，雖然也是病重，一句話也沒有說，但從他跟Theo點頭的眼神，就可以知道他也祝福著他們。